

目 录

“新闻动物”马晓霖(水均益)	1
执着报道,真诚写作(宋晓军)	3
一个人和一场战争(陈 彤)	5
作者自序	1
1. 无可避免的选择	1
战争的黑色之翼已经张开/战争随时可能爆发	
2. 通向战争之路	11
这叫什么战争/通向战争之路	
3. 新闻大厦的内幕故事	23
紧锣密鼓的战前务虚/倾力角逐媒体大战/网友如此关注令人意外/对战局的预测	
4. 专家的滑铁卢——看不懂战争进程	43
战争的迷局/萨哈夫的那张嘴/新华社的《伊拉克战争信箱》/战争双方实力太悬殊/报道转向深入	
5. 请战出征	59
我要上战场/请战! 再请战!	
6. 夫妻分赴两个战场	73
几乎同时出现的两个战场/飞往约旦——“非典”如影随形/约旦海关 封堵风波/妻子和女儿上了电视	
7. 千里东进巴格达	99
从卡拉玛到卡迪西亚/穿越死亡公路/朝拜两河流域/战争劫后的分社	
8. 战乱巴格达	119
油荒笼罩巴格达/都是战争造的孽/心中抹不掉的伤痛/枪弹猛	

- 于虎/伊拉克第纳尔变奏曲/残缺的课堂/苦难童年/面对开放的天空/一个巴格达邮局的尴尬/底格里斯河畔的婚礼/伊拉克报业的战国时代/几家大报独领风骚/新闻自由还是新闻混乱/色情电影泛滥,影院遭遇炸弹/街头兜售烈酒,商贩萧墙祸起/少女遭拐卖,谁人肯相助/杀手当街揽活,团伙犯罪猖獗/中国驻伊拉克使馆的劫难/美军扫荡巴勒斯坦大使馆/“萨达姆”走俏巴格达/伊拉克人心态录/萨达姆仍然不乏追随者/苦闷而自尊/复兴党的命运/“去复兴党化”的风潮/复兴党不甘坐以待毙/古老文明在流泪/阿米里亚防空洞之祭
9. 酸甜苦辣巴格达 223
 克服艰险搞报道/因陋就简过日子/千里迢迢办采购/战战兢兢守分社/踏上归途
10. 新华社出了个贾迈勒 251
 掘地埋金——3000 美元与世界第一战争快讯/忠诚智勇——在轰炸中坚持报道/英雄归来,战友团聚/“有女士来访你怎么事先不说一声”/最后的晚餐一定要用筷子
11. 未完成的战争 269
 萨达姆被俘并非意外之事/萨达姆的罪与罚、生与死/伊拉克政治重建的前景/伊拉克的乱局何日是尽头



8

战乱巴格达

红的是枪弹溅出的血,黑的是没有照明的夜晚,灰的是战火舔舐过的建筑,粉的是价格飙升的汽油,褐的是被污染的底格里斯河水。战后的伊拉克满目疮痍:缺水少粮的百姓嗷嗷待哺;打家劫舍的强盗恣意妄为;倒爷贩子充斥街头;政党派别多如牛毛;一厢是无人登门的政府机关、公司和学校,一厢是有业难从的职员和学子;白天美军战车招摇过市似乎一切尽在掌握,夜来暗枪阵阵让人魂惊魄散……处于新旧政权交替阵痛中的伊拉克怎一个乱字了得,生在天翻地覆关头的伊拉克人又怎一个苦字可言!战后的伊拉克正处在新的乱世之秋。

LIANGHE SHENGSIJIE

油荒笼罩巴格达

伊拉克是个产油大国，已经探明的石油储量约为 1200 亿桶，共有 73 个油田，2000 口油井，石油储量居世界第二位。但是，1991 年海湾战争爆发后，由于美军轰炸或者无钱修复，伊拉克只有 24 个油田的部分油井维持生产，平均日产量为 280 万桶左右，相当于海湾战争前的一半多。

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夕，人们曾普遍担心，萨达姆会像当年点燃 200 多口科威特油井那样大规模破坏本国的油田，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但是，战争期间，只有屈指可数的油井遭到破坏，大部分使用中的油井完好无损。

从技术上说，伊拉克不存在油料短缺的问题。但是，从一踏上伊拉克的古老土地，我们沿途感受的首先是这里出现了油荒，无论是西部边境卡迪西亚海关外的流动加油车，还是从边境到巴格达高速公路两侧的加油站，都出现了排队加油、限量加油的景象。进入巴格达市区，各个加油站更是人满为患，等待加油的汽车把加油站附近的道路塞得水泄不通。因此，我的第一次街头正式采访就是从巴格达市中心的一个加油站开始的。

4 月 30 日早晨六点左右，15 岁的艾哈迈德就排在曼苏尔加油站的一个油泵前。中午 11 点左右，当毒辣、燥热和煞白的阳光倾泻在艾哈迈德身上时，他已经倦困地爬在一个大塑料桶上睡着了。那情形不像是在这里买油，倒像是遭遇大旱的饥民在等待拯救生命的粮食和淡水。

“我们今天的确起了个大早，而且排在第一位，怎么也该买到汽油了。”艾哈迈德的父亲坐在另一个塑料桶上满怀希望但又有气无力地说，一只手还轻轻抚摩着熟睡的儿子。不过，他满是胡子茬的脸上

带着我所熟悉的阿拉伯人特有的豁达和乐观。

原本 8 点半开张的加油站依旧无油出售，等待了 5 个多小时的艾哈迈德父子不甘心就这么放弃，因为他们已经连续 4 天没有买着平价汽油了。没有汽油，家里趴窝的出租车就无法上街拉活赚钱，也就无法养活一家 8 口人。阿拉伯人基本上维持着较高的人口出生率，宗教的原因和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使他们乐意多生子女，哪怕一张大饼摊薄了大家吃。在家族和部落传统根深蒂固的伊拉克，人口多就意味着家族势力强盛，也就意味着能更好地维护家族和每个成员的利益。

抬眼望去，艾哈迈德父子的身后排着长长的三大溜塑料桶，粗略一数不下 200 个。他们的旁边排着数百辆各种型号的汽车，塞满了 9 个宽敞的加油通道，引起长时间的交通阻塞，加油站一带充满了喇叭声和斥责声。阿拉伯人本来是慢性子，但驾车上路则会变成急先锋，谁也不愿意慢下半拍，更何况，这兵荒马乱的时候，谁又愿意被堵在路上遭受太阳的暴晒，耗费赚取银子的时光呢？

由于战火和抵抗组织的人为破坏，伊拉克的石油生产、提炼和运

从技术上说，伊拉克不存在油料短缺的问题，但事实上从边境一直到巴格达高速公路两侧的加油站，都出现了排队加油、限量加油的景象。



输基本陷入停顿,燃料供应出现紧张,约占全国四分之一人口的首都巴格达情况更糟,眼前的曼苏尔加油站就是一个缩影。

法齐·阿里是加油站的经理,他满头大汗、神色紧张地安抚着那些试图冲击办公室或用拳头敲打加油器的顾客,告诉他们今天可能无油可售。尽管他已经口干舌燥,但仍无法劝退在摄氏 32 度高温下等待加油的人们。太阳越来越毒,加油站的气氛也越来越紧张,像一团正在翻腾、膨胀的油气团,随时都可能爆炸。虽然是第一次来采访,但是,经验告诉我,这里酝酿着一场危机。要知道,时下的巴格达处在严重的无政府状态,是某些暴徒横行的天堂。

在办公室后一个无人的阴凉处,一脸无奈却又“鬼头鬼脑”的阿里向来自友好国家的我透露了一个小秘密:加油站里并非一点儿油都没有,但是,今天的情况似乎不妙,他只能暂停营业。据他介绍,4 天前,有人为了多买点汽油居然在加油站向天开枪。3 天前,有人为了加塞儿早买油多买油,竟举起手榴弹和火箭筒相互威胁!“这简直是自杀,而且还要拉这么多人垫背!”阿里说,为了避免发生灾难,他只能相机行事决定卖还是不卖。

我顿时理解了这位小老板的苦衷,也很佩服他临危不乱的沉着和机智。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某部国产电影中鼓动饥民哄抢粮站的镜头,不由地感叹一声,伊拉克人还是本分、忠厚的,否则,又怎么会让经理的一番话就给打发了呢?

阿里说,战前曼苏尔加油站每天输入 7 车汽油,总量为 2.52 万升,但是过去一个月里每天只进一车汽油,远远无法满足需要。尽管石油生产上周已经恢复,但部分司机害怕路上遭到抢劫而不敢出车到 120 公里外的集油站拉货。汽油供应缺口严重,需求却因电力中断和气温升高而陡增,加之有人担心局势恶化储备汽油,有人借机倒卖,更加剧了目前的燃料危机。

阿里感慨地说,最大的问题还是安全问题。4 月中旬巴格达治安形势急剧恶化后,加油站麻烦不断,他曾专门找过美军有关将领要求提供保护,对方却说自身安全尚且难保,哪里管得了加油站。美军巡

逻队也曾光顾过一两次加油站，但一看到愤怒的人群和剑拔弩张的架势，赶紧离开了现场。

并不是只有阿里对美军的袖手旁观心怀不满，加油站里的许多伊拉克人都感同身受。“都是美军干的好事！他们搞乱了我们国家然后就撒手不管。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烧什么？是不是形势越乱，我们过得越苦，才能显示他们到来和存在的必要？”一位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满面通红地发泄着他的牢骚，伸开的巴掌把汽车前盖拍得“劈啪”作响，似乎他面对的不是一名中国记者，而是全副武装的美国大兵。

汽油供应短缺导致了油价的上涨。一名等待加油的小伙子说，50



一些油罐车主停在旷野里，他们私自贩卖本该拉到各个加油站去的汽油，大赚昧心钱。

第纳尔一升的上等汽油在黑市上卖 250 第纳尔，另一个人则摇着手纠正说：“你那是老皇历了！有的地方能卖到 500 第纳尔！”

来伊拉克前有人告诉我当地的出租车“贼便宜”，但我感受到的却完全不同。头一天，我和韩传号在大街上拦了一辆出租车，要求车主拉我们在城里转一转，按分社记者告诉我们的价钱，10 美元足够打发了。但是，两个小时收车回到分社后，那位司机却跟我们要 100 美元！我一听就急得跳脚：这不是生杀活宰吗？于是，死活不答应，以至于把分社对门的保安哈桑和王波都惊动了。

那个司机先是反复说油价涨得很厉害，他拉我们跑半天真不容

易,随后,又把哈桑叫到一边嘀咕了半天,结果哈桑也跑来说我们应该多付他一些报酬,搞得我们莫名其妙。由于那个人身上带着把银色的勃郎宁手枪,我和韩传号都有些害怕,最后跟王波一商量,给他 30 美元才算了事。

车走后,哈桑才告诉我们,人家拉你们去了趟萨达姆的老家提克里特,要 100 美元不多!天啊,我们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巴格达,怎么会去 100 多公里外的提克里特呢?他只不过带我们到美军与共和国卫队发生过激战的街心公园、共和国宫拍了几张照片,顺道看了一眼副总理阿齐兹的官邸,而这些地方离分社都不远!显然,对方利用哈桑不了解情况编了瞎话,而哈桑也没有跟我们核实就替人家帮腔,让我们吃了个哑巴亏!

不过想想,这兵荒马乱的,人家没有持枪抢劫或威胁我们,也算是厚道之人了。再说,当我在中心公园滞留时间过长时,他还持枪冲进去保护我了呢。我们只是希望他能诚实些,把话说在前头就好了。

我离开加油站时,睡了一觉的艾哈迈德已经醒来。他无法不醒来,毒热的太阳已经烤得我头脑发昏,几乎呆不住了,我估计中午的气温起码超过了摄氏 40 度。不知他和父亲在越来越强的阳光下还要等待多久,不知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伊拉克人何时才能告别油荒。

一旦谈好价格,油贩子便拎起油桶,把粉红色的汽油通过塑料可乐瓶子做成的简易漏斗灌进汽车油箱。许多司机宁可被油贩子宰一刀,也不去加油站排队。



伊拉克人为了抢购汽油而大打出手的并不鲜见，阿里的经历和担心很快被我和同事们的亲身经历所证实。

5月1日晌午，一名枪手在市中心开枪击中加油站的油罐车，引起一场火灾，最终造成6人死亡。由于这家加油站离分社很近，我们在门口就可以看到几十米高的黑烟从火灾现场腾空而起。小韩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拍摄照片，亲眼看到一具烧焦了的尸体被人从现场抬了出来。

汽油就是钞票，汽油就是生计。27日中午，一进入伊拉克边境，我接触的第一批伊拉克普通人就是汽油贩子。在离守关美军只有200米的地方，3辆大型油罐车停在旷野里，车主不断吆喝着招徕往返巴格达至安曼的长途司机加油。当我取出相机拍下汽车加油的画面时，车主很不高兴，不断警告我停止拍照，而且还有意地把脸遮住。

一位知情者告诉我说，这些油罐车主本来应该把汽油拉到各个加油站去，但他们却私自在这里开起了黑店，大赚昧心钱。根据前政府的官方定价，伊拉克的高级汽油为50个第纳尔一升，但这些油贩子却卖250第纳尔一升，转手长了4倍。

从边境到巴格达的500公里的漫长路途中，我一共发现了3个路边加油站，其中两个已经关了，接近巴格达的第三个加油站倒是正常营业，但等待加油的车辆早已排到两里之外。与此同时，加油站对面沿线数公里的路边上，每十来米便是一个油贩子，他们身边摆着几个不同颜色的塑料桶，手里甩着一根橡皮管子，不断招徕过往司机买他们的汽油。这里的汽油比边境地区又翻了一倍，达到500第纳尔一升！

有些司机为了赶路并在天黑前到达巴格达或边境，宁可伸着脖子被汽油贩子狠狠宰上一刀，也不愿意冒着酷暑去加油站排队，而且排队往往也是白排。一旦谈好价格，油贩子便拎起油桶，把粉红色的汽油通过用塑料可乐瓶子做成的简易漏斗灌进汽车油箱。有的油贩子则掌握了虹吸原理，用嘴对着插入油桶的橡皮管子猛嘬一口，然后非常麻利地把留着汽油的管子塞进汽车的油箱。

进入巴格达后发现,几乎所有的加油站都重复着类似的情形:一边是推着熄火的汽车向加油站步步挪动的车主,一边是神色坦然高价出售汽油的大小贩子。虽然伊拉克老百姓对这种状况非常不满,但谁也没有办法。因为没有人来保证汽油供应,没有人来维持秩序,没有人来打击投机倒把行为。再者,油贩子起早贪黑不容易,虽然有趁火打劫之嫌,但也的确挣的是份辛苦钱。而且,眼下的伊拉克全民失业,除了倒腾紧缺物资,他们还有什么更多的选择吗?

5月初的某一天,我在巴格达一个加油站采访,为了能够原生态地记录下伊拉克人排队购买汽油的场面,我打开了自带的家用摄像机,但是,还没等我选好起拍的画面,后脑勺就被砸了一下,扭头一看,一个小伙子手里正拿着一个椅子坐垫对我怒目而视,而且摆出向我发动第二次攻击的架势,他的身后,更多的半大小子嘴里一边喊着“揍他!滚蛋!”一边抄家伙向我跑来。一看形势不妙,我也不敢与他们理论,撒丫子就往路边跑,一头钻进接应我的汽车,和王波、贾迈勒匆忙逃离现场。

王波在车上说,他已经挨过一顿老拳了,现在可不像战前。有些伊拉克人见了外国人就两眼直勾勾地盯着你身上的背包、照相机什么的,嘴里则不干不净地找你的茬,显然是要滋事,然后乘乱哄抢你的东西。

5月23日上午,听说美军要在北部的萨德尔城搞一次民众参加的清扫垃圾活动,于是,我带着小韩去采访。垃圾清扫活动没有找到,却看见一次哄抢煤气的奇观。在一个临街的煤气站前,聚集了大约200多名男女老少,由于煤气站的出入口已经被两辆美军装甲车封锁,许多人就翻墙而入,里面的人把一个个的煤气罐送上墙头,墙头上的小伙子再把它们转接到外面的地上,等在外面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则抬着煤气罐扬长而去,个个脸上露出得胜的满足和喜悦,哄抢的队伍绵延一两公里。面对这种混乱的场面,坐在装甲车上的美军士兵无动于衷,似乎这一切与他们无关。

鉴于前几次挨打遭骂的教训,我和小韩只能乖乖地呆在车里观

察,不敢下车去拍摄这镜头,甚至也不敢露出我们的照相机,只看了几分钟就匆匆离开现场。这个时候出去不是勇敢,而是鲁莽,甚至是找死,我们不但无望进行采访,反而会被别人砸烂,抢去照相机,说不定还会被打个半死。无谓的牺牲毫无必要,再说,类似的镜头我们已经拍过,类似的新闻已经报过,我们必须平安地活下来,必须确保生命和采访设备的安全。

都是战争造的孽

“都是战争造的孽!”

在巴格达的医院里,无论是医护人员,还是伤病员家属,已经把这句抱怨当作口头禅。这场战争使难以统计的伊拉克人家破人亡,即使在硝烟散去之时,后遗症仍会折磨无辜的伊拉克人民。

沙特野战医院的外景。里面停放了几十辆野战救护车、牵引车和运输卡车,以及20顶帐篷,都是野战部队的装备。

5月1日上午,是个中东旱季典型的大晴天,太阳惨白,照得我无法睁开双眼。听说巴格达城南的赛义迪亚区有一家沙特野战医院,我让分社临时雇用的老司机阿布·斯南带我去采访。

这种战地医院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它和我在加沙采访过的巴勒斯坦战地医院大不一样,那是征用废弃厂房、民房临时抢救伤员并进行简易止血、包扎的地方。而沙特的这家战地医院却真有战地的味



道：足球场大小的一块路边空地被用铁丝网圈了起来，里面停放着几十辆野战救护车、牵引车和运输卡车，以及 20 顶帐篷，一水儿的土黄、淡绿相间的迷彩，一看就知道这些是正规部队，而且是野战部队的装备。

两辆挂着绿色双刀沙特国旗的装甲车对峙在大门口，挡住了铁丝网外前来求医问药的伊拉克人——大部分是身着黑长袍的中老年妇女，以及在裙脚边绊来绊去的童男童女。面对来自南方富裕邻国的大兵兄弟，她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向黝黑的沙特子弟兵诉说着什么，看架势，她们不是来看病的，更像是乞讨化缘的。一看到我对她们举起了照相机，这些妇女立刻扯起面纱或头巾遮盖自己的面容，有的索性给我个大后背，个别不怵的，直接用手势警告我不能拍照！

听说我是来自中国的记者，守门的沙特大兵非常热情，一看我还能讲流利、标准的阿拉伯语，他更是惊奇不已，说这是他第一次遇见中国记者，而且是在伊拉克这个战乱之地。当然，他也是我遇见的第一个沙特军人。虽然我在 1993 年至 1995 年常驻科威特期间兼管沙特的报道，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一步也没有踏进过那个神秘的王国。

热情的大兵直接把我带进了战地医院院长贾尔拉·穆格林·萨乌德准将的办公室。萨乌德准将一见我那才叫真正的他乡遇故知：他曾于 1995 年至 1998 年在沙特驻中国大使馆当武官，因此，会讲一些汉语，我们彼此汉语、阿语混杂着攀谈了一会儿，产生了北京之大、世界之小的共同感触。萨乌德说，他当时带着妻子和 5 个孩子在北京安家，而且最小的苏莱曼就生在北京，汉语讲得要比自己好。

谈话间，屋里进来几只苍蝇，搅得他无法集中心思和我说话，只好临时找了一罐杀虫剂，把屋里喷了一圈，才继续他被打断的话题。

言归正传后，萨乌德向我介绍了医院的基本情况。沙特陆军这次为了救济同族同宗的伊拉克人民，总共派出 160 辆车随美军向北推进，经过在沙特和科威特境内的短暂停留，他们于 11 天前进入伊拉克，一路看病、救治伤员到了巴格达。医院共有 50 名大夫，200 名护理和技术人员，无论是医护人员还是诊疗设备，应有尽有，涵盖了几

乎所有的专科,足以和任何常规的综合性医院相比,更是任何伊拉克医院所难以攀比的。

萨乌德抱怨说,战争破坏太厉害了,人民缺衣少药,更需要钱,他们每天接待大量的伤病员,从早晨8点工作至夜间两点,时间长达16个小时,但仍有不少伤病员在排队等待救治。萨乌德准将告我,自他们在巴格达接诊以来,每天都要收治1200名左右的伤员和病人,伊拉克的医院普遍缺医少药,设备陈旧,大量伤病员被转到这里,遇到比较麻烦的伤病员,或者是在容纳不下时,只能把他们直接送回沙特治疗。

为了能尽量满足我的采访需求,萨乌德甚至还叫来了两名校级主管医生,更全面地向我介绍相关情况。聊得深了才知道,这个战地医院的本名是“沙特对伊人道援助中心”。除了担负战地医院的救治任务外,沙特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向部分伊拉克人提供的部分人道主义物资也在这里发放。难怪门口涌了那么多身体健康的妇女、儿童。萨乌德的一位助手向我展示了一个救援箱,里面有大米、白糖、食油、茶叶、奶粉等食品,可供一个普通家庭维持4天的生存。

一位沙特医生正在为伊拉克伤员疗伤,每天都有很多伤病员在排队等待救治,医生每天要工作16个小时。



谈到他们在这里的问题时,萨乌德说,最让他头疼的是安全没有保障。“伊拉克人现在可是疯了,连医院派出的救护车常常也遭到拦截,部分伤病员因此被耽误在家里或路上。”随后,萨乌德让助手带我采访了两个病房,见到了我在伊拉克遇到的第一批伤病员。

这是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病房,凉爽的冷风把灼人的热气挡在室外。一位

50多岁的妇女怀里躺着一个弱小的女婴。这个名叫纳扎拉的小家伙哭个不停,她干瘦得只剩皮包骨,凸凹不平的脑袋上布满了蚕豆大的红斑。

怀抱纳扎拉的法蒂玛讲述了孙女的故事:在美军对巴格达“萨德尔蒙城”(战前称“萨达姆城”)的一次轰炸中,纳扎拉的父亲穆赫辛当即身亡,还怀着她的母亲身受重伤。母亲由于失血过多最终死在医院,而预产期还有45天的纳扎拉却被医生奇迹般地剖腹救活。

捡得一命的纳扎拉在医院的氧气箱里度过了最危险的几周,但由于那里条件太差而被迫转到条件较好的沙特战地医院。法蒂玛看着可怜的孙女,追忆起惨死的儿子、儿媳,眼泪夺眶而出,她呜咽说,“好好的一个家给毁了,真是作孽啊!”

离开了可怜的女婴,我被带进一个比较大的帐篷,里面支着七八张单人床,每个床铺上都躺着一个或伤或病的男人。两名女护士正在给一个面部烧伤的男子换药,男子呲牙咧嘴地强忍着痛苦,我隐约看到他半举的手本能地抖动着。问起他受伤的原因,才知道有人为了抢购煤气,在煤气站开枪导致一罐煤气爆炸,他和另外几个人逃避不及被火舌吞噬。

告别了沙特战地医院,我觉得自己采写的素材还有些薄弱,还不足以写出一篇让读者信服的通讯,于是,又叫了个出租车赶到巴格达市中心的耶尔穆克医院采访。院长不在,又赶上“五一节”放假,里面也看不出有多少病人,只有一些美国大兵在里面乘凉,大门外的两辆装甲车晒在那里,几乎是看不到人影。或许应



一对父母抱着孩子走向缺医少药的医院,战争破坏太厉害了,很多人得不到及时的救助。

了萨乌德准将的话，伊拉克自己的医院已经破败得无力接纳伤病人员了。

原本说好 3000 伊第纳尔的车费，最后被司机多要了 1000。多就多吧，伊拉克人不容易，我不能在为半个美元和他计较了。

来到巴格达城北萨德尔的查瓦德拉医院采访，我才知道战争的创伤是多么严重。医院副长达里德·侯赛因核对着厚厚的大 4 开的住院登记簿说，从 3 月 20 日到 4 月 30 日，他们总共接受了 752 名伤员，这还不包括那些因床位紧张而回家养伤的轻伤员。他说起码有上百人死在这家医院或送往医院的途中。

在谈到医院目前面临的困难时，这位院长给我开列了一个长长的药品和设备短缺清单：麻醉剂、消毒液、止痛药、心电图监测仪等等。他说，就连保证伤病员基本营养的肉、蛋都难以解决。过去 10 天里，联合国救援机构每天分给他们 50 公斤牛肉、25 公斤鸡肉和 600 只鸡蛋，但这对有近 500 张床位的医院来说是杯水车薪。

就在我准备离开医院时，一个年仅 4 岁的女孩阿斯拉尔浑身是血地被父亲抱进医院，身后跟着几个哭天抢地的妇女。灰色长衫浸透了鲜血的父亲欲哭无泪，满头是汗，一言不发，只是反复亲吻女儿的额头和脸颊，无助地安慰着已经哭不出声、偶尔喊叫一声“妈妈”的女儿。

随行的知情者告诉我，女孩 10 岁的哥哥不知从哪里弄了把手枪胡乱摆弄，居然卤莽地将两颗子弹打进妹妹的臀部。一颗子弹直接洞穿阿斯拉尔的小腹，另一颗子弹则从右大腿根穿出，并撕裂了大动脉。面对赫然的弹孔，面对阿斯拉尔蜡黄的小脸和暗淡失神的双眼，在场的人无不动容：孩子已经处在半休克状态，由于失血过多，连呻吟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感觉死神的大手随时都会把她拽到另一个世界。

“现在到处都是枪，到处都是爆炸物，我们只是防着被人偷，被人抢，哪里想到孩子手里也有了这要命的东西！”刚刚赶到现场的一位女孩亲属懊恼不已地说，“10 岁的孩子，他还当那是玩具，我们能怪他吗？”

一位院方人士说，伊拉克原本几乎家家有枪，战前还算管理得

好,可是现在,政府垮了,散落民间的枪支就成为一大隐患。他叹息说:“战争造孽,遗祸无穷,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我本来打算结束采访,赶回去写稿,但是,这活生生悲剧的出现使我留在医院,陪着小女儿和她的亲人们进进出出,希望我的关怀能化作某种磁力注入她命如游丝的身体,变成一股强心剂,帮助她多支撑一会儿,哪怕就那么一会儿。同样是做父亲的人,我也



有比她略大一点的女儿,恍惚间,我面对的不是一个与我无亲无故的伊拉克女孩,而是自己的骨肉,巨大的悲伤和绝望涌上了我的心头。

我能帮她做点什么呢?我什么都帮不了,情急之下,我想起口袋里还装着 50 多个约旦第纳尔(约合 60 美元),那是我留在身上应付劫匪的救命钱,我赶紧一把掏了出来,乘阿斯拉尔父亲不留神的时候迅速塞进了他长衫上的一个小口袋。但是,我的举动还是被孩子的父亲发现了,他抬头感激地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说,又低头忙活孩子的

死神的大手随时都会把她拽到另一个世界,但她的大眼睛仍然直勾勾地渴求着生机。



事。我真的不希望他说半个“谢”字,我回敬他的是平静的、略带有歉意和鼓励的目光。我抱歉的是,我没有带更多的钱,我也帮不上他更多的忙,只是作为一个中国父亲,我希望此时能与他分担痛苦,并传达一分支持的力量,希望他冷静而坚强地救活女儿。

查瓦德拉医院今天的麻醉剂已经告罄,医生只能给不幸的阿斯拉尔接上导尿管、葡萄糖和血浆,把她转到别的医院、救护车鸣着凄厉的笛声绝尘而去,身后留下无数为女孩牵挂的眼神,也留下我莫名的惆怅和遗憾。此后,我无法知道阿斯拉尔的最终命运,但是,却一直忘不了她被鲜血染透的弱小身子,忘不了她那近似麻木但分明是直勾勾渴求生机的一双大眼睛。

回家路途不算近,又让司机苦等了我近两个小时,原本说好的4000伊第涨到了6000伊第。只是口袋已经不名一文,只好回到分社驻地补给他了。

心中抹不掉的伤痛

巴格达大街是巴格达市北区人民城的一条主要大街,街道两侧店铺林立,民宅鳞次栉比。这里有一段大约百米长的街道留下了明显的战争痕迹:两侧数十间房屋的临街窗户几乎全都用塑料布遮盖起来,部分房屋的临街墙面已不复存在,住户不知去向。

“这是美军滥杀无辜的罪证,是他们无法掩盖的耻辱。”65岁的退休英语老师厄伊卜·舍拉勒5月12日下午对在这里采访的我愤愤不平地说。他放下手中正在玩的牌九,挽起衣袖和裤管向我展示身上留下的斑斑伤痕,追忆着3月26日发生在巴格达大街的人间悲剧。据舍拉勒和其他人介绍,在当天中午发生的一次轰炸中,这里共有15名平民死亡,40多人受伤,上百间店铺和民宅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舍拉勒说,大约中午11点半的时候,两枚美军导弹相继落在巴格达大街上,他只觉得眼前白光一闪然后就什么都知道了,等醒来才发现自己身上的大袍被弹片撕了几个窟窿,血从胳膊、肩部和腿部